

与竹居

杨春淑



们纳千层底时,也会包几片笋壳。

经过一个夏季,秋季,一棵棵新竹已枝叶青青,伸入蓝天,准备着迎接冬寒的洗礼。这样三五年后,一蓬青翠的竹子便繁荣长大。

西泽四条河谷的乡亲,家家都栽竹,只要有一点空地——大树下、地埂头、岩缝边、河岸上,从不会让它闲着,谁家栽上就是谁家的。所以在西泽,篾匠最多。村村寨寨的成年男人在没农活时,都在屋檐下织箩编筐。

村里最大的声音是伐竹剖竹声。村民们拿着长方形铁制的篾刀,选两年以上的竹子,“铮铮铮”从竹根砍断,再“咔嚓咔嚓”修净竹枝叶。把笔直青翠的竹竿扛到宽敞的地方,在根部竹节划个十字,卡上十字形的木楔子,用篾刀背一敲木楔子,“唰唰”,龙竹顺着纹路裂成四片,声响如裂帛。夜晚孩子们睡了,“梆梆”,木棍敲打竹器的声音还在夜里回荡,但从未曾影响我甜蜜的梦,反

而像有节律的竹音乐,是乡村天然的催眠曲。

竹片在乡亲们粗糙却灵巧的大手里,被剖得越来越细。这时坐在凳子上,在膝盖处铺上一片胶皮垫,把剖小的竹片用篾刀剖掉里层的竹簧,留下竹青,根据用途再把竹青划成粗细不一的丝备用。经过数日,各式各样的竹器就在一双双勤劳的手里,在一段段休息的时间里诞生。竹箩就有大花箩、小扁箩、小背篋,簸箕有大簸箕、二脚簸、针线簸。提篮有方形的、圆形的、半圆的。

大箩套小箩,簸箕捆笕箕,一马车一马车拉到外乡,能卖成钱最好,卖不成钱,换成包谷拉回家。于是,竹子成了钱、成了养活西泽人的粮米。

小时候,我家楼上的前廊上放着一束一束的篾青,有的像丝线,有的像小刀片,染成各种颜色,母亲说那是父亲年轻时编篾箩的材料。父亲的事太多,很久没动它了,我们常抽出来,拿去找爷爷做竹蜻蜓、竹鸟、竹蚂蚱什么的。几年前姑妈和我说起一些往事,她说:“你爸初中时和我在一个班,成绩在学校名列前茅,可惜初三时感染伤寒,你奶奶带着他在医院住院,大半年才得回家,家里已是债台高筑,你爸失去了上学的机会。你爸很聪明,回家后学竹编,他不织粗糙的箩筐,就织精致的竹器去卖,一年就把债还了。”听了这段往事,此后我对竹子多了更深的情感,觉得竹就是我们家的“恩人”,是我们家的“救命草”。

如今,西泽的竹编技艺被评选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我买了三个提篮,一个常提着去买菜,一个我常当包,提着去上班、会友,我觉得和我很般配。另外一个,拍照的时候我常做果篮、花篮。也常会去买一些小物件:一支小竹簪、一个小竹杯或灯罩,送给小妹妹,我觉得又典雅又有温度。

时常会回来,在村边绕着竹林走上一圈。我突然想到李颀的诗:门外青山如旧时,岁岁花开知为谁。竹林里再也听不到伐竹声,村里也见不到编篾织箩的身影,昔日孩童成了故乡客,只有一丛丛翠竹依旧郁郁葱葱。

子,随时有可能载着父亲撞车或者翻落深渊。幸而陡坡边有一个茶亭,父亲情急中掉转车头,朝茶亭撞去。疯狂的旋风在一座茶亭面前静止下来,父亲伤痕累累,终归没有生命危险。事后,父亲专门找到建茶亭的人,表示了郑重的谢意。从那以后,茶亭在父亲的生命中多了一层别样的意义。

全家搬进市区生活后,父亲回老家还要乘车从那座茶亭边经过。茶亭旧了,裸露着土黄色的沙墙,一副灰扑扑的样子。需要它的人已经不多,它存在的意义或者只在于一种风尚的沿袭罢了。我猜想,当父亲看到那座茶亭的时候,一定会想起当年那惊心动魄的一幕,一定会触动一些慨叹,并让他铭记一份福缘。后来,我发现茶亭文化的印痕果真是深深地烙在了父亲身上。他乐善好施,心怀悲悯,大半生里都热衷于修桥补路、捐资赈济,为一筹莫展的村邻出谋划策。这些年,来自老家麦菜岭的乡亲进城办事,或外出打工,总喜欢在父亲的家里打个站。来了,吃顿便饭、住上一晚是常有的事。父亲从未嫌过麻烦,总是热情相迎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父亲的家,于麦菜岭,如何不是一座伫立在城里的“茶亭”?

少年时期,我从麦菜岭出发,去往外婆家,总要在石罗岭的茶亭里作短暂的停留,喝上一碗凉茶。我记得,山顶的那幢旧屋里,曾经住着我远房的姑婆。多年以前,她唯一的儿子去了台湾,从此她便守着老屋和茶亭一个人孤独地生活在山上。她每日挑来山泉水,烧开,放上一些晒干的鱼腥草,供过往路人饮用。这样的凉茶是不收钱的,路人想喝多少碗就喝多少碗。姑婆活到八十多岁,算是高寿。人们都说,她一辈子施茶,是行善积德修来的寿年。她死后,就葬在屋旁的山上,依然日复一日地望着那座茶亭。

现在,石罗岭上最后一家人也搬进城了。而我们再也不用徒步穿越荒山野岭,再也不需要他们施舍的凉茶了。茶亭离我们越来越远,那些用脚力丈量大地的日子也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一条宽敞的公路环绕着石罗岭蜿蜒而下,一些中巴车、小轿车、摩托车终日在公路上盘旋往复,载着来来往往出出进进忙忙碌碌的人们,还有谁会停下脚步,在山顶的茶亭上作一次悠闲的小憩呢?一箱一箱的饮料、矿泉水走进了千家万户,连最偏远闭塞的山里人家,也能拎着色彩鲜艳的橙汁或雪碧回家,还有谁需要去茶亭里喝上一碗好心人施予的水呢?

唯有被茶亭加持过的善念,还在人间一程一程地传递着。

散步

邓洪卫

一大早,我在离家较近的小公园散步,听有人喊,王部长,买菜啊。闪目看去,见一个银发老太,昂首挺胸,阔步而行。她个子略高,手里拎一红色布袋,鼓鼓囊囊,里面当然不是钱款,而是鸡鸭鱼肉之类,也有芹菜,正有一绿叶冒出头来,随其臂膀摇摆而颤动。

我肃然起敬,民间有高人,别看一个寻常老太,原曾高就部长之位,让我这年过半百一无所“长”之人汗颜。

王部长闻声向路旁廊亭走去,那里已有两个老头坐在长凳上东扯西拉。喊她的应正是其中之一。

早坐着了啊。

王部长过来。

走了几圈,聊了会子,就等你呢。一胖大老头只穿一件三条筋汗衫,眼眯成一条缝,龇一排整齐假牙。

哪像你们这么闲,有人伺候着,只顾吃喝玩乐舞大刀。王部长在对面长凳上坐下,将布袋放在脚下,挺直身子。真有部长范儿,像坐在会议室里,对下属训话。

我是作家,天生耳长,装作无意中晃过去,想捉点料。

王部长人不错的,你应该跟他去。另一瘦老头说。

他头顶一片白发茬,像覆一层毛毛雪,也咧开嘴笑,牙齿参差不齐,多处短缺。

我有点迷糊,一时不解,怎么又冒出个王部长来。看来不能分神,便在王部长长凳尽头,靠廊柱处坐下。这位置好,不远不近,免得他们生疑。

他是不错,对我好,想我跟他走的,好话说了一堆,我也答应了,可第二天我就躲起来了,我不能跟他走,人家城里人,我去是拖累人家,对不对?人要凭良心,不能乡下人拉二胡——自顾自,对不对?

你心好。胖大老头乐乐呵呵,慢声轻语。

有什么拖累不拖累的,你跟他是他福气,你这样子,又不是拿不出去,他把你带到城里,想上班就给你安排个工作,不想上班就在家给他做好后勤,不好好的啊。精瘦老头别看牙掉得多,口齿利索。

也对呀,肯定也很幸福,说不定——胖大老头似乎有些犹疑。

说不定会带着你逢年过节回来望望,他这一走,再没回来过,上海能有多远啊,一回都没回来过。精瘦老头说,收起笑容,似乎在回想那上海的王部长年轻时跟他们在一起跌打滚爬的样子。

也可能回来过,不过没找我们。胖大老头也收起笑容,似乎有些不高兴。

什么意思,不找你们找我? 说良心话,一次也没找过我。王部长也不高兴了,哼一声,不找好,找我也不理他,我又不是没男人。

他不是那意思,他是说,他回来是视察工作,有人巴结,排不上我们,他没找找你? 精瘦老头说。

他忙呢,工作忙,回来也是公干,调查研究,哪有时间找我们呀,你们理解他,对不对? 王部长看着两个老头,好像领导要下属表态。

哎,你跟王部长当时好到什么程度了。胖大老头两眼眯缝,看王部长,那眼神竟有点不对劲。

看你那死样,尽想歪了,我们就是好,手都没牵过,就是上工的时候在一起,我帮他。王部长啧啧怪道。

我不信,肯定不是这样的,你那么漂亮,我当时都想追你。胖大老头眯眼看王部长,仿佛看她年轻时的好模样。

你不追啊,尽说现话,追了说不定我就跟你了。王部长笑。

那时你有王部长呢,哪个傍得上边? 精瘦老头坏坏地笑。

就算那时你们没什么,他回去后,肯定回头找过你,你那么漂亮,他怎么可能死心。胖老头又补了一刀。

滚一边去,我不是谈对象了啊,我们家王部长对我也不错的,会说话,疼人。王部长辩解道。

你们家里的王部长呀,真有一本事,很快把你哄结婚了,还带你出去玩,见世面,后来去了东北,虽说没把你带走,但每月都打钱回来,你不用上班,在家就有钱花,开开心心一辈子。精瘦老头说。

是啊,我也对得起他呀,我给他服侍老的,带俩小的,他没劳过一天神,不全是我家当呀。就是现在躺床上了,还是我服侍他,喂他吃,喂他喝,还要怎样? 王部长说。

哪个娶了你,都是前世修的福。胖大老头点头磕脑,脸上肉直晃。

不跟你们谈了,回去给老王做饭了。王部长拎起红布袋,站起来。

给王部长做好吃的,让他开开心心的。精瘦老头说。

胖大老头也站起来。王部长回头说,你们说,王部长也退休好多年了,还忙什么,怎么不回来看看呢? 三五个小时的事。

会回来的。胖大老头轻推了王部长一把,两人说着话,往前走了。

精瘦老头看他们走远,才回过头来。

我赶紧挪到精瘦老头对面,说,没听懂,那么多王部长。

精瘦老头笑,你不认得,当然不懂,先前说的王部长,是当年上海下放在这里的,回上海了,后来当个什么部长,人家是真部长。后来说的王部长,就是她男人,在东北做生意,挣了不少钱,是批发部部长。

那她怎么也叫王部长?

逗她开心的,她爱跟我们谈,爱听我们叫,前头一个王部长,家里一个王部长,王部长来,王部长去,就都叫她王部长了。

是这样呀,那王部长真没有回来过吗?

没,反正我没见过。

退休了应该回来看看的,怀旧嘛。

回来什么呀,听说死了好几年了。

精瘦老头拄拐杖站起来,说,她也是个苦命人,外头的王部长死了也没再回来看她,家里的王部长在外多少年不回家。

不是回来了吗?

不如不回来,回来没两年就瘫了。

摇摇头,蹒跚而去。

茶亭

钟秀华



我的眼前出现了一座颓败的茶亭。它已经完全坍塌了,屋顶片瓦未存,只剩一片废墟豁然向着天空敞开。垮塌下来的青砖和条石,每一块都爬满了青苔与草藤。三面残存的墙体,泥土已经稀松,朝着大地一寸一寸地矮下身去。

此地名唤枫垌里,位于瑞金与长汀交界的山岭间。听说,它叫“上茶亭”,约莫建于明末年间,曾经连接着从江西通往福建的古驿道。可以想见,在安步当车的年月里,多少人曾以此为驿站,安顿过周身的疲惫;多少人曾以此为地标,等待或迎接过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亲朋好友。

在广袤的赣闽粤山区,驿站驿道,曾经遍布着这样的茶亭。它们供行脚的路人避风躲雨、歇脚休憩,故又称凉亭、风雨亭。茶亭密集处,几乎每隔几里路便可见一个。修建茶亭,可以是官府或乡绅出资,也可以由村民集资。讲究些的,用青砖条石砌就,雕梁画栋;粗糙点的,可以是土夯泥筑,茅草遮檐。但无论如何,总有几张以资歇息的长凳,总有一个将风雨烈日挡在外头的屋顶,炎夏天气也总有善心者烧好的茶水。过往行人多的地方,还长年有卖米酒、卖小吃的等在那儿。那些跋山涉水挑担行脚的人,那些贩货经商赶圩赴会的人,那些翻山越岭走亲访友的人,总能在茶亭里获得容留与安慰。试想,当一个人孤独无依地走在山路上,骄阳似火,唇舌焦渴,遇得茶亭,是怎样一件惊喜的事情;若遇倾盆大雨,奔进茶亭

躲避下来,望着茶亭外密集的雨帘,又是怎样一种欣慰的情状;当然,若是囊中有几文小钱,于茶亭里沽一壶客家的米酒,那更是一番酣畅了。

作为驿站的茶亭,与历史上用以观赏的亭子显然不在一个类别上。诸如沧浪亭、醉翁亭、爱晚亭等,那是风雅之人游山玩水吟风弄月的去处,它们与穷苦百姓的生活不大沾边,只为点缀名山胜水、四时风景。它们的名字在文人的吟咏下披上了诗意的头巾,文化气息亦随着时日的增长愈沉淀愈浓厚。如欧阳修的一篇《醉翁亭记》,便让一个亭子声名大噪。而大余县的牡丹亭,则因了汤显祖的戏剧《牡丹亭》名扬中外。如果说那些历史名亭是“阳春白雪”,那么这些安顿在赣闽粤山区的茶亭则是不折不扣的“下里巴人”了。

单看茶亭的名字就可发现端倪,如“普济亭”“施恩亭”“积德亭”,它们拙朴如斯,甚至不需要经过反复的推敲,张口便是一个,无外乎儒家“仁义礼智信”的内涵与外延。的确,它们关乎着仁爱、善良,关乎着烙印在中华民族骨子里的宽厚。

一个平常而拙朴的茶亭,却成了父亲的“救命恩人”。20世纪八十年代,父亲是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。为保证影片常新,他不得不每日骑自行车翻越石罗岭换拷贝。一次骑行至急弯陡坡处,他发现刹车片失灵了。人的重量加上拷贝的重量,形成一股强大的惯性,向坡底俯冲而下。完全失去控制的车